

緬懷蔡公

· 宋孝先 ·

今（一〇六）年二月九日傳來總統府戰略顧問陳燦齡一級上將（筆者以下尊稱蔡公）辭世的消息，這個訊息令所有曾經在其麾下服務過的舊日部屬，不勝唏噓與哀悼。

蔡公是一位溫煦的長官，關愛部屬之情，更是無人能及，凡追隨過蔡公的人，只要提及這位長官，沒有人不伸出大拇指來表示對蔡公的尊敬。個人有幸在軍旅生涯三十五年中，也曾一度追隨蔡公服務在他的麾下。謹就個人受蔡公溫煦關愛之往事略舉二三，以示對蔡公的緬懷。

一九七二年筆者奉調清泉崗基地服務，換裝劃時代兩倍音速的星式戰鬥機，對空軍每一位初習飛行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美夢，在當時星式戰鬥機的飛行員都是由各部隊選優而來的，最基本條件是飛行時數要超過八百小時，飛行資歷要完成兩機領隊資格。獲選換裝星式戰鬥機理應高興才是，可是當我們從官校畢業後，經過軍刀機的部隊換裝訓練，然後更進一步再接受超級軍刀機的戰備訓練，完訓後開始執干戈以衛社稷

，三不五時隨長機巡弋臺灣海峽以遂兒時保衛臺海領空的夢想；另一方面，一心一意的想趕快完成立功結婚的準備（戰分一百分和兩枚獎章），因為從官校畢業到一路接受各機種的換裝，到此時已經到了男大當婚的年齡了。所以一接到奉調的命令時，既是高興又是惶恐，高興的是筆者的飛行能力受到肯定，惶恐的是立功結婚的準備又要往後推了。其實

獲選來換裝星式戰鬥機的飛行員，大家差不多都是要面對這個尷尬的局面，雖然筆者惶恐了一下，但很快就調適過來接受換裝的命令，但聽說某基地也是奉調的飛行員，面臨這狀況後，寫信向

其準備結婚的女友抱怨幾句，這封信的內容在郵檢時卻被發現了，產生了一些困擾。所以當我們這批學員報到後，總部派人到基地來疏導，筆者本來不知有人郵檢被查的事，所以當與總部的長官面談時，筆者很自然地提出自己是惶恐的，並把惶恐的原因向長官報告，既然來了就希望趕快完訓，達成長官交付之任務後，為立功結婚做準備。筆者原以為這是小事一樁，不放在心上，每日都照常的接受飛行訓練，到有一天，筆者背著保險傘離開個裝室準備去飛行，才走到門口



陳燦齡一級上將戎裝照。

就遇到了聯隊長陳燦齡將軍，基地飛行員那麼多，筆者不過是個小見習官，心想這麼高階的長官怎麼會認識我？所以筆者舉手敬禮後就想離開去飛行了，不料此時燦公開口說：「你是新來的見習官宋孝先吧！」真是非常地意外，聯隊長竟然認識筆者！筆者即停下腳步立正站好，回答：「是！」，我想聯隊長是不是還有什麼指示？燦公繼續說：「你想立功結婚的事，沒問題的，好好飛行，完訓後就可以開始出任務，很快就會完成的。」這一席話，讓一個剛到隊的見習官打從心底升起一股暖意，筆者這小小見習官的一點懸念，竟然掛在基地最高指揮官的心裡，當筆者再度舉起手敬禮時，充滿感激的眼神差點紅了眼眶，忘了把敬禮的手放下。

我們這批見習官來報到時，已經是十月底，沒多久就過年了，大約是元宵節左右，有一天下班時，燦公開著吉普車回家，出營門口時跟在一位美軍士官的私家車後面，一路開到水滴附近，就看前面那部私家車，從窗戶向一位騎自行車的小姐丟出一串點著的鞭炮，「霹！霹！霹！碰！碰！」的鞭炮聲從那位小姐的自行車旁爆炸，嚇得那位小姐摔了一跤。燦公看到這情形立即把前面的那部車的車號記下

，第二天上班到了辦公室，立即打電話把美軍的基地司令召來，告知此事，並要求處理。美軍基地司令聽完燦公交辦的事後，反問燦公說：「我們美國人凡事是講求證據的，請問將軍您有什麼證據嗎？」燦公一聽之後，臉色一正，心裡有點動怒（燦公是一位溫煦的長者，第一次聽他動怒），指著肩膀上將軍的階級說：「我以一个將軍身分說的話，難道您不相信嗎？還是要我請聯絡官來，我們針對這件事召開調查庭？」此時，美軍基地司令立即回覆說：「報告將軍，我絕對相信您親自目睹的事，這件違規的事，我們立刻按規定辦理。」後來聽說這位美軍士官開的車子，按基地的營規把車子關三個月的禁閉（車子停進車輛違規管理場，三個月內不得使用）。燦公在對部屬溫煦的關愛之外，也有他嚴謹的一面。

這年中旬，燦公因榮陞調離基地，筆者甫為一個剛升上尉的飛行軍官。過了十餘年，燦公在一九八七年榮升為本軍總司令的要職，這一年筆者從戰爭學院結訓。在休結訓假的某一天，筆者到自家附近的松山醫院想去探望一位朋友，走進醫院的長廊上，前面出現一位很熟悉的身影，後面跟著醫院院長和一些隨從人員，我心裡

還在想該不會是燦公總司令吧？長廊的燈光不夠明亮，無法一眼看清楚，正當筆者還在猶豫時，熟悉的聲音已在耳邊響起，燦公總司令說：「宋孝先你過來。」這下確定是燦公無疑了，筆者即以三步併兩步走向前行個軍禮，然後立正站在燦公前面，燦公總司令很親切地說：「你這次戰爭學院畢業，暫時先分發聯隊主任的位置上待命，再等機會好了！」雖然短短就這幾句話，我又感動到眼睛紅了，十幾年沒見，他還可以一眼就認出筆者，並在第一時間叫出筆者的名字，還知道分發到哪裡去？以前跟他的時候，筆者還是中尉見習官，現在雖已升至上校，可是燦公已經是全軍的大家長了，麾下不知有多少萬人，日理萬機之餘，還記得一個小小學官分發到哪裡去？他的頭腦一定是像電腦般存記著每位官兵，筆者再次舉起手行禮，充滿感激的眼神望著燦公說：「是的，總司令，謝謝！」然後目視著燦公的背影離去，心裡想著燦公真是一位關愛部屬至極的好長官，也是一位和藹可親溫煦的長者。

燦公除了是一位受人敬佩和愛戴的長官之外，他年輕時也是一位善戰勇敢的飛將軍，最膾炙人口的一件往事是當年長春城脫險的故事。

話說一九四八年四月，共軍緊緊包圍的長春城還沒解困，城內的餘糧已不夠城內六十五萬的居民及五萬餘的國軍部隊食用，當年五月起政府開始以空運機對長春城空投糧食，每天都出動十多架次前往空投。但是共軍在蘇聯的支援下有一支相當強悍的防空火力，那些強烈的高砲火力對於空投的飛機產生了相當的嚇阻作用，所以空運機在前往空投時都要有戰鬥機護航，護航的戰鬥機到了長春後，爲了減少那些強烈的高砲火力對空投糧食的影響，都會在空運機進入空投航線之前，來個先發制人，對圍城的高砲火力進行一陣猛烈攻擊。

七月廿八日，蔡公護航三架C-47空運機飛抵長春城，在空運機進入空投航線之前，蔡公對圍城的高砲火力先來一輪猛烈的攻擊，在他第二輪攻擊完畢後正要脫離，此時很不幸地蔡公的座機被共軍地面的砲火擊中。他面對已熄火飛機之窘況，衡量不可能再返回基地了，當時的高度連跳傘逃生都不可能，他必須就近找個地方迫降，他環顧四周，發現在兩點鐘的方位約三哩的地方就是長春城的自由大道，他將已熄火的飛機，對著自由大道飄降過去，最後完成一個漂亮的無動力落地。落地後他將座機檢

查一番，發現飛機損壞的程度已無法修復。因此，他回到航空站發了一封電報給喬無遏隊長，報告自己迫降成功，機損人安；同時也將自由大道的情況做了簡單的報告，他表示：「自由大道的長度和寬度，應該可以讓空載的C-47空運機起落。」身陷圍城的蔡公內心是很焦慮的，因為他在年初剛和輔仁大學的女學生唐膠寵女士訂婚，並已決定在八月初要在北平完成終身大事，現在何時能夠脫險仍不可預期，但婚期近在眼前已無幾日，蔡公能不心急嗎？好在喬隊長接獲蔡公的電報後，立即前去面見駐在當地的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吳禮將軍，吳司令也馬上將情況和向北平的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報告，王副總司令當即下定決心要救蔡公出險，立刻下令吳司令進行營救計畫。吳司令和喬隊長研議後，認爲事不宜遲，避免夜長夢多，第二天清晨就派四架P-51戰鬥機掩護一架C-47空運機前往長春城，準備營救蔡公出險。在清晨七點，喬隊長率領前來營救的機組群準時抵達長春城，只見四架P-51戰鬥機立即展開對圍城的高砲火力，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猛烈的攻擊，讓地面圍城的高砲火力毫無喘息的空間，空載的C-47空運機就在共軍被猛烈的

空中砲火打得抬不起頭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長春城的自由大道落地，將蔡公從長春城內救出。於是蔡公和唐女士的婚禮，才得以順利的在北平歐美同學會館完成終身大事。此次的營救計畫最讓蔡公感激的是長官們都知道圍城的防空砲火是相當的密集，卻並未因他是一個低階的軍官而任其困在被圍的長春城中，反而決定讓C-47冒著被砲火擊落的危險，將他從被圍的長春城中解救出來。這種對部屬關懷的態度，除讓他感激之外，更對蔡公此後的軍旅生涯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當年他對一個中尉見習官的懸念都掛在心上；十餘年不見，當年那位小小見習官，戰院畢業分發到哪個單位，他都瞭若指掌，可見一斑）。

三月三日是蔡公的告別式，筆者站在會場的一角，默默的望著蔡公的遺照，並將如煙的往事，一幕一幕浮上腦海，回想一九七二年筆者到清泉崗報到當見習官後，一路接受蔡公溫煦的關愛，點滴都深深地刻烙在心頭。一位最受空軍官兵敬愛的長官就這樣默默地離開我們，會場所有受蔡公領導過的部屬，無不肅穆哀悼，雖然他走了，但他溫煦的關愛將會永遠留在官兵的心中。